

紅

蓮

· 朝 阳 創 作 呂 燕 華 加 工 口 述 ·



故事会小丛书

內 容 提 要

《紅蓮》是一个反映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的故事。在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島上，解放前，血吸虫病鬧得十有九戶家破人亡。解放后，党对人民健康极为关怀，設立了血吸虫病防治所，采用中西医綜合治疗办法，积极挽救病人。但是，由于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思想还在部分羣众中的头脑中作怪，因而在防治工作中，新旧两种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。最后，通过具体的事实，終于使不相信科学的人轉变了过来，积极投入防治血吸虫病的斗争，消灭了血吸虫病，使原来人丁稀少的荒島，变成了人丁兴旺、年年增产的丰收島。

統一書号 T10077·1029

定价(四) 0.04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紅 蓮

朝 阳 創 作
呂燕華 加工口述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

1964年7月第1版

1965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46,000 册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張 5/16

字数 8,000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紅 蓮

朝 阳 創 作

上 海 市 青 浦 县
小蒸公社蒸西大队农民 呂燕华 加工口述

青浦县淀山湖当中有一个島。这个島在解放前，大家叫它大肚皮島。是不是島上怀孕的妇女特别多呢？不是。島上百分之七八十的人，不論男女老少全生着一种病，叫血吸虫病。生了这种病，面黄又肌瘦，浑身无力气，个个还要大肚皮。肚皮大到啥样子呢？如果外面在落雨，脚还没有跨出門槛，就晓得在落雨了，因为肚皮比脚先出去，肚皮上已经落着雨。当时島上的人啊！正是：肚皮象冬瓜，头颈象黄瓜，面孔象南瓜，手臂象絲瓜，脚膀

象菜瓜。一个人长得象这样的五种瓜，还能够劳动，还能够生产呀！所以，这个岛就象荒岛一样。

这个岛上，有家姓张的人家，一家三口人：一个是娘，大家叫她大妈；一个是她儿子，叫张春根；还有一个姑娘，叫红莲。不过，红莲不姓张，姓林，是大妈隔壁人家林老头的的女儿。林老头兄弟五房，有十五个人，只因为得了血吸虫病，先后死了十三个，就死剩她父女两个人。后来林老头也得了这个病。在旧社会，穷人一没有钱，二不懂科学，得了这个病，好象是走上了断桥绝路，走投无路。林老头临死的时候，对大妈说：“大妈，我求求你，代我把这个苦小孩领领大，为我们林家留一条根吧！将来大了嘛，当媳妇、当女儿随便你。”林老头说到这里，断气死了。这时候，红莲刚刚满七岁。大妈心里想：将来儿子春根如果同红莲要好嘛，就让他



们配夫妻；如果合不来，我把红莲嫁出去，走走女婿家也不错。所以大妈把红莲领过来，又当媳妇又当女儿，非常宝贝。红莲和春根因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很要好，一起出，一起进，一起帮着大妈做生活，就是出去讨饭，也是一个打狗，一个上門。

到一九四九年五月，青浦解放，苦日子才算熬到了头。土改以后，大妈又分到了田地，分到了农具，生活一天天好起来。这时候，红莲和春根已经长大了。两个人的觉悟提高得很快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各项工作走在前头，不久都参加了青年团。

大妈看看红莲和春根，两个人蛮要好，她倒想起一件心事来。有一天夜里，大妈对红莲说：“红莲啊，娘有桩心事想和你讲。”“娘，你有啥心事？”“哈哈！”大妈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说：“红莲，现在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，你们两个人又蛮要好，还是成亲吧！我也好早点抱抱孙子。”红莲一听见娘说要成亲，面孔红了起来，说：“娘，我们年纪

还小哩，再说，土改刚刚结束，张指导员说，土改完成只是革命走了第一步，到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哩！娘，等几年再说吧！”大妈说：“哎呀！你们年轻人就是一日到夜‘社会’呀，‘主义’呀！成了亲，你们尽管去做工作嘛！”但是，红莲还是不肯。大妈对春根讲讲，春根也嫌早，不肯，只好把婚事暂时搁一搁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春根觉得做啥事情都没有劲，吃饭没有滋味，日里打瞌睡，夜里睡不着，人一日一日瘦下去。开始大妈以为他生产忙，人吃力了，倒没有在意。有一天，春根收工回来，有气无力地把铁镢朝门角里一竖，身体朝床上一躺。大妈把饭菜搬出来说：“春根，起来吃饭。”“娘，还早哩！等红莲回来一起吃吧。”大妈心里想：你们倒要好呀！吃饭也要等。就说：“春根，红莲到乡里开妇女会去了，她讲，夜里团里还要开会，不回来吃饭了。你快点来吃吧！”春根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娘，你吃吧！我不饿。”大妈听见春根说不饿，有点不放心起来，跑过去朝春根额角上一摸：“啊呀，在发寒热呢！快点

盖了被头睡一觉。”春根看见娘心里着急，连忙起来说：“娘，没有啥，我受着一点凉，不要紧，我还要去开会。”“啥？你寒热发到这样厉害，还要开会？”大妈一把拖牢春根，不许他去。春根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今天会议的重要性详详细细说给大妈听。等到大妈放他走，天已经墨黑。

春根心里蛮急，要想走得快点，但是两腿发酸，走起来非常吃力。到乡政府有五六里路，等他赶到，已经蛮晚，人来齐了，噯，会倒还没有开。春根有点难为情，走到红莲身边说：“迟到了，迟到了，怎么会还没有开始？”红莲有点生气：“没有开始，问你呀！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红莲要想讲，张指导员走过来了，说：“春根，你面色不大好嘛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春根本来身体不好，夜饭也没有吃，又走了五六里路，只觉得一阵头晕，“嘭”地朝凳子上坐了下去。张指导员问：“春根，啥地方不舒服？”“指导员，近来我头发晕，吃不下饭，肚皮发胀，两腿发酸，没有力气。”“啥？不要是生血吸虫病呀？红莲，快点送春根回去，明天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。”

红莲也急了，连忙扶着春根回去：“啊哟，春根，今天我错怪你了。噢，只怪我的脾气太躁。”

第二天，红莲陪着春根到医院里去检查。检查结果，确实是血吸虫病。大妈听到春根生的是血吸虫病，急得要哭出来。红莲安慰大妈说：“娘，不要紧的，现在和过去不同了。现在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关心，各地都办起了血吸虫病防治站，办起了专门医治这种病的医院和卫生所，这种病现在是能够医好的。”大妈说：“唉！你们年轻人哪里晓得这种病的厉害。这个岛上从前有近千个人，后来得了血吸虫病，十几年当中就死掉了四百多，有九十七户全家死绝，二十八户象你家一样，只剩一个人。现在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，好是好透了，但是这不比地主一斗就倒的呀！这种病有瘟神躲在人的肚子里，凡人哪里医得好！”红莲说：“娘，你说地主一斗就倒的，那我们祖祖辈辈又有啥人斗倒过地主呢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我们才把地主斗倒了。人肚子里哪里有啥瘟神，有啥人亲眼看见过瘟神呢？这完全是迷信思想。其实，生这

种病是因为身上有了一种血吸虫。我们只要听党的话，不迷信鬼神，大家一齐来想办法，信科学，讲卫生，积极治疗，就一定能够把这种血吸虫斗倒。”

大妈中迷信思想的毒太深，哪里相信红莲说的话。她想：瘟神固然没有人看见，血吸虫又有啥人看见过呢？因此，只当红莲的话是耳边风，还是每天求签问卜，烧香拜佛，附近三村的庙，她都去烧过香。今天求观音，明天拜菩萨，把平常省下来的钱去换点香灰来硬要春根吃，就是不肯送春根进医院。这样，春根的病越弄越严重了。

有一天，红莲去给春根收拾房间，看见春根皱紧了眉头在喝一碗泥浆水。这是啥东西？红莲走过去一看，啊！原来是香灰汤。红莲气啊，面孔涨得绯红，说：“春根，你……你，喝这种脏东西，病怎么会好？”“红莲，这不是我要吃，喏，是娘呀！她一定要我吃。”“娘，娘！你老是这个样子，腰一点也直不起来。”“她老人家一片诚心，我怎么可以和她撑顶风船呢！”“对娘也要有个原则啊！难道你这样做就算孝顺啦！你白白害了自己，也对不起娘。春根

啊！我看你土改的时候，斗争地主倒是立场坚定，决心蛮大的，现在对封建迷信倒反而举手投降了，你还象个青年团员啊！”红莲看见春根低着头不响，晓得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了，就改变语气说：“春根，我们是青年团员，一定要向害人的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。近来你常常唉声叹气，非常悲观，这样对病是没有好处的。来，挺起胸来，向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，向自己的悲观情绪作斗争。”

过了几天，红莲吃好晚饭，准备到乡里去开会。走出门口，看见村上的杨巫婆低着头急匆匆地跑过来，手里还拿了一把烧红的香。红莲想：巫婆来一定没有好事情，就走过去拦住她，说：“你来做啥？”杨巫婆看见是红莲，人马上矮了一截：“嘿嘿，红莲姑娘，是我呀……你早呀！”巫婆到底是做贼心虚，太阳都落山了，还说早哩！正在这个时候，大妈从里面走出来，杨巫婆好象得到了救星，连忙说：“喔，红莲姑娘，不是我要来，是你娘请我来给春根赶瘟神的。瘟神躲在春根的肚子里，喏，只要我这个香在他肚皮上一烫，瘟神就会逃走。不

“是我在说大话，手到病除。”楊巫婆象田鸡跳在戥盘里，自称自赞。红莲越听越有气，说：“你不要瞎说！拿香火去烧人家的肉，不是等于要人家的命吗？快点滚开吧！”楊巫婆是一个踏着尾巴头会动的人，一看苗头不对，晓得今天冤家碰着死对头，到手的一笔生意，眼看要做不成了，真是猫咬水泡空欢喜。不过，她还不死心：“大……大妈，你……你说……”红莲不等大妈回话，走上一步，说：“你还不走？好！你搞迷信活动害人，我和你到乡里去评理。”楊巫婆想：哼，这个丫头厉害，评理我评得赢啊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连忙说：“好，我走，我走！”但是她还怕红莲去拉她，脚在走，眼睛还盯着红莲，只觉得脚下一绊，“啪啦”一跤，四脚朝天，她也顾不得痛，爬起来，溜了。

过了几天，防治血吸虫病的医疗队来了，大家敲锣打鼓地欢迎。从此以后，島上建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站。血吸虫在进入人的血管以前，是寄生在河边釘螺里的，防治血吸虫病，就要消灭釘螺。所以，島上很快就组织了灭螺突击队，红莲当选为

灭螺突击队的队长。红莲领着大家，今天这里，明天那里，浜里浜外灭螺，忙得不得了，心里蛮高兴。只不过她想起一桩事情，就要不高兴。啥事情呢？就是自己的娘不肯把春根送到血防站里去。红莲想：岛上象娘这种思想的人蛮多，我自己家里人都没有动员好，怎么好去动员别人呢？就对娘说：“娘，把春根送到血防站去吧！”“红莲，不是娘不相信，我老早讲过，这种病不是凡人能够医好的呀！红莲，不是娘怪你，上一次杨老太来，你让她在春根肚皮上烧一烧，可能瘟神已经逃走，现在病好也好了。”“娘，你样样都好，就是这种迷信思想不好；九个巫婆十个谎，不说谎就要吃淡汤，你怎么好去相信她呢！”“你说我是迷信，好！只要你们能看好大肚皮的病人，我就不再迷信。儿子是我养的，我要送就送，我要不送就不送。”说完，别转身体就走了。

不多几天，春根听到一个消息，说杨巫婆劝娘马上叫红莲和自己结婚，算是给自己冲喜，这样可以把瘟神赶走。这完全是迷信的说法。春根想：

娘总不会做出这种胡涂事情来，但是餓老鸦不会乱叫，一定有个缘故。春根心里蛮急，自己生这种病，怎么可以去害红莲呢！这天夜里，春根急得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已经深夜了，忽然听见娘的房间里“噉噉促促”说话的声音。啥人呀，半夜三更还在说话？红莲不是老早已经睡了。啊！会不会和这桩冲喜事情有关？春根想到这里，不晓得哪里来的力气，一骨碌起来，走到娘的房门口，朝门缝里看进去，果然是楊巫婆和娘在说话。一个说：“就明天好啦！”一个说：“噯，明天不行，我要看个日子。”“我早替你们看好了，明天是黄道吉日。”“不，不，我还要邀几个亲眷呢。”“就明天好啦，日子拖长了，要变卦的。”春根听到这里，举起手要想敲门，但是慢慢地又把手放了下来。为啥？春根就是这么个脾气，无论啥事情都不敢和娘回嘴。

春根回到自己房间，朝床上一躺。只听见外头风“呼呼”地在吹，雨“滴滴嗒嗒”地在落。过了一会，门“嘭”的一声，楊巫婆走了，娘房间里的灯也熄了。这时候，风越刮越猛，雨越落越大，春根

的心也越来越乱。我可不能害红莲啊，这件事一定要告诉红莲。等娘睡着了，他起来轻轻地走到红莲房门口：“红莲，红莲，开门！”红莲被春根叫醒，连忙问：“春根，啥事情？”“快点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“春根，有话明天说吧！半夜三更起来，当心冻坏身体，快点去睡吧！”“不，不！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”红莲只好把门开开。春根就把杨巫婆和娘说的话，原原本本告诉给红莲听。红莲一听也急了：“那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“红莲，你走！”红莲想：走？走到哪里去？难道我就这样丢开从前在一只锅子里吃糠咽菜的娘吗？难道我就是这样离开从前一起讨饭、现在一起种田的春根吗？难道我能甩掉血防工作不管吗？不，不能够。红莲想到这里，就说：“春根，我不能够走，我不能够离开你，我不能够离开娘。再说，我走了，田里的生活啥人来做？”“红莲，我求求你，你走吧！我的病八九成不会好了，就是不冲喜，你留在这里也难免要生这种病。红莲，你还是走吧！”“春根，我看你呀，唉！就是挺不起胸，一根灯草放在背上也怕压死。前怕狼，后怕虎，这样，病怎

么会好呢！”“那末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难道你同意冲喜？”“要是你的病能够好，我冲喜也情愿，可是冲喜医不好你的病啊！”“那末，你还是走吧！走总比在我家里受牵累好。”“你这是什么话！我不能够走！我不走！”春根看见红莲不肯走，别转头去，含着眼泪说：“红莲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！我们是封建包办婚姻，不合法！”红莲听见春根说“封建包办婚姻不合法”，好象当头重重地挨了一棒，马上倒退了两步，心里象刀割的一样难过，不过她又马上清醒过来，说：“我不象人家的童养媳，我们是黄柏同川连，一条苦根上生，一条苦藤上长。这不是你的心里话，我不相信。”红莲低头想了一会，突然抬起头来说：“你……你要我走，好，我就走，走，走！”红莲说到这里，拔出门闩，“噤噤噤噤”地奔了出去。春根想不到红莲说走就走，连忙跟在后头喊：“红莲，红莲！撑顶伞去，外头在落雨，要淋坏身体的。”红莲只管朝前跑，春根看不到红莲的人影，听不到她的脚步声，只觉得眼睛面前一黑，脚一软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。

那么红莲到啥地方去了？是不是真的离开了这个地方？没有。她跌跌冲冲跑到乡政府，半夜敲开乡政府的大门，看到张指导员，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指导员说：“红莲，有啥事情说给我听，不要伤心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红莲就把这桩事情从头到尾讲给指导员听，接下来又说：“指导员，杨巫婆搞封建迷信活动，妨碍了我们的血防工作，应该斗争她一顿！还有，还有我娘的封建迷信思想也蛮严重，竟这样相信鬼神……”指导员朝红莲笑笑，说：“喔，你娘是不是也要斗争她一顿啊！”红莲给指导员这样一问，一时倒也响不出来了：“这……这……指导员，你看应该怎样？”指导员解释说：“红莲，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不只是你娘有，我们农民里有的还很多。我们对这些人，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，要拿出样子来给他们看，不是简单地斗一斗就斗得好的。象你娘更要耐心地启发帮助她，让她觉悟过来。喔！你娘不是说过，要是我们能够把晚期病人看好，她就不迷信了。噯，这几天，你血防站去过吗？”“这几

天我要紧灭螺，没有去。”“你晓得吗？祥林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，已经有了好转。”“喔，指导员，是东村的晚期病人祥林啊？”“是啊！你不相信？”“相信，相信，我相信。”“你回去把这个喜信告诉你娘和春根，他们一定会高兴的。”红莲开心啊，不等天亮，就拔起脚象飞一样地跑回去。

跑到家里，天已经亮了。红莲低着头要紧跑，不晓得大妈挟了一个包裹，正好急匆匆地从家里出来。两个人劈面一撞，撞得大妈倒退了几步，包裹也落到地上。大妈立定脚跟，看见是红莲，赶紧走上几步，拉住红莲：“红莲，你回来了？”“回来了。”“不去了？”“不去了。”大妈听见红莲说“不去了”，心里非常开心，说：“红莲，总算娘没有白养你。你就是不愿意和春根成亲嘛，娘也不会硬逼你，你为啥半夜三更跑出去，害娘急煞！你看，娘带了你的替换衣裳来寻你，好好坏坏我们仍旧要住在一起。”

两个人在外面说话，急煞了里面的春根，他提高了喉咙喊：“红莲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“嗯，春根，